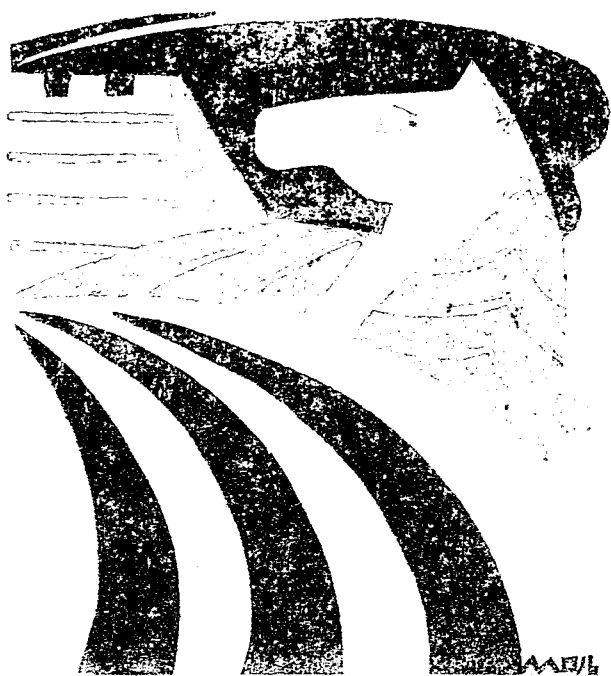




草 谷 北

雨 魯 王

裴 慎：
廖 冰 兄

風月叢刊之一

北 念 草 王魯雨著

自力書店發行

目 錄

鞋

泥蜂

荒郊遺蹟

柱鵲花

洞

谷

溪

清涼亭及其他

裁縫

在繁達木河之西

悼

荒漠之音

北念草

一、聚樹

二、甘草

三、野蘭花

鞋

這鞋帶把我安插在這醜惡的一羣，要我在人們面前穿上。雙鞋，因為不能來清腳到大街上去，那樣會遭到更多的腳尖，換到更多的皮鞭，也許還會被人罵爲瘋子。

還屬於都市的烏龜一般的建築，被六月的大火的太陽，強烈的炙烤着，直到深夜，都還不能退涼，要到黎明，才稍微整活一點，這時正是人們好睡的時候；但我却睡不住，不得不在這絕望的辰光爬起身來。

我沒有襯衫，老是穿着那件厚制服；雖然像枷鎖一樣，但是我不能不穿，還是別人的堂堂冠冕的字號地方，能够容許我像莊稼漢一樣地赤膊，去經理先生的檢麼麼。

在這間陰暗的房裏，我把電燈打開，寫一封求救的信。我像一個竊賊，心驚胆跳，深怕那位年輕的銀翅一類無情的大眼睛的經理，突然闖進門來，那會使我手脚失措。雖然我知道他還在酣睡，不會過癢早地起來，可是我怕。因為他曾經三番五次很嚴厲地說：櫃房裏地，無論誰人也不能隨便出入。他雖然沒有直接向我說，可是我知道那是向我說的，因為這號止並沒標記一個條外，他常常



(南)

用那惡毒的眼光去罵我，我害怕哪樣的眼光，那像一柄向我臉面直刺過來的利刃一樣地使我發覺。
我真好信，我的朋友井松已經起來，他六點鐘要上辦公室，星期日才可以狂遊，那便是說在週一天，他可以睡到九點或十點。

他漲過臉，進來梳頭，打領結，我站起身來，搜尋我的衣袋。我很清楚，那是空的，不會有五分郵票，或者一分郵票在那裏面。我又從新搜我的衣袋，「若有足夠的郵票，放失了地方。終於不能再那樣做。這起情在手掌輕輕地敲了兩地，又仔細地看上面，這些舉動，我儘量地使井松看見，他雖然已經看見，却像並不了解似的，一字也沒有提。你想我能夠開口，向一個朋友說：

「你有八分郵票嗎？」

我把信箋拉出來讀了一遍，覺得那上面的話太可憐太懦弱，我翻臉起來，我悔恨，自己能够像這樣的向人示弱嗎？

「向人示弱，不但不能得到同情，反而會失掉你的朋友。」突然我想起了一句話。

我打開自己的腦子，世界上還有着更悲慘的人們，這算什麼？個人的痛苦算什麼，毫沒有意思，……我咬緊牙關，把那封信撕得粉碎。

早餐才吃過，又是空襲警報，於是又不覺在那烈火般的太陽光下，向防空洞奔跑。直到下午兩點才算解除。吃過中飯，大家都疲憊不堪，各自尋找陰涼的地方睡覺。到處的門也都打開。我拉

了一條草席，鋪在牆上，牆上，不久便睡過去了。

當我醒來的時候，鞋子不見了。我滑溜地爬起，是靠在門後的壁櫃下的。細細地察看那裏，鞋的影子也都沒有。我只得把井松兩木屐穿上，到各間房裏去尋找，以爲是這兒丟打雜的撿了。把所有的可能放鞋的地方，都看過了，可是總找不到。我明白是丟手光顧了我。

客人們醒來時，我把這個不幸的變故告訴他們。有些人好像很同情，有些人却裝出冷漠的樣子。有人把扒手罵一番，有人又把驀徒罵一頓。他們把它編成故事，告訴不知道的人聽，當着一件笑談的材料。我的過去的同學譚國，他聽到這消息，一聲不響地，用那冷淡的態度笑了笑。這不過是爲了要敷衍他的回答，所以不得不浮上那勉强的笑。在他的臉上，我實在找不出一點懊惱的顏色。吃過晚飯，他們照例到百老匯去喝茶，井松照例也邀請我：

「原林，遊遊街吧！」

「鞋子被扒手偷去了！」我到燈台，把這不幸的消息告訴了他。我雖然知道他早就曉得。

「走吧！走吧！」他像沒有聽見我的申訴，「遊遊街吧！」他笑着，他對任何人都這樣。

我想不通，他是故意嘲笑我嗎？人們都出去子，號上沉寂起來。一陣涼風，刮起滿天的烏雲，暴雨要來了，一会儿漸漸變小。我望着這殘酷的雨絲。沒有鞋，不能出去，爲什麼我要在人們面前穿上一雙鞋呢？不像像鳥一樣的自由，飛出這道高牆，飛出這般黑暗的深淵！

我在階沿上徘徊，對着雨絲發愁。絕望得倒在床上。每當絕望的時候，我是容易睡着的。

這是一個美麗的春天，溫暖的陽光，照射在這所新式的建築的走廊上。我就坐在那裏，憑在欄杆上，享受着那溫暖的陽光。在這時候，從外走來了一位朋友，和我談了一陣，後來我們準備到街上走走，我穿上自己新買的一雙黃皮鞋。我們並肩走出去。在門口，我的朋友忽然掏出手槍，變臉變色的指着我的胸脯，他的面孔，已經變成一個我所不認識的。他向我大聲的喊道：

「脫下你的衣服和皮鞋！」

我抖顫，醒過來了。

在這黑暗的房間，燃着清慘淡的燈光，沒有房屋，沒有陽光，沒有春天，也沒有鞋子。只有那些紅牆面孔的人們在旋轉，噴着濃濁的酒臭，好像有些生氣。

「唉！想睡，想睡！」井松在我面前喊着，他的臉上，已經沒有笑容——我睡的是他的床，於是不得不爬起來。

我跑到會客室，在籐布靠椅上躺着，很多晚上，我就是這樣過夜的。這房裏非常靜寂。我望着天井，望着那塊小小的黯黑的愁天。我想，絕望地想，好像要被沉入那絕望的無底的海洋。

那位有着可怕的眼光年輕經理走了進來。雖然在黑暗裏，我也認出是他，我早已熟悉那中等的身材，顯氣的緩步。他走到門口，打開電燈，看見我在那裏，本不想進來的；可是我招呼了他。

他緩緩地走了進來，在另一張椅上坐下，大家都沉默地找不出什麼話說，結果是他打破了這沉靜的空氣。

「事情進行得怎樣？」

「一點影子也沒有。」

「忙什麼，暑假期中，應當休息休息！」他安慰我，把我當着他一樣的神糧，要休息休息，好像不做事情並無關係。後來他問我：

「你願意我什麼樣的事？」

「隨便什麼，只要能使生活教書也行。」

「我看還是幹政法工作，前途比較光明。」

我終於要離開，什麼地方都可以教書，自覺心却壓制着我。我更好沉靜的一言不發。

「你什麼，沒有關係，在這裏，都是好朋友，都當在自己家裏一樣吧。」

「很奇怪，他為什麼覺得還好的呢？雖然有點懷疑，但也有些安心。」

在這裏上，我總想找到偏僻的地方。爲了害怕那些惡劣的陽光，把別人看過的報紙，拿來從頭到尾的看。我坐在這裏等待什麼？連我自己也不知道。等待，是等待那渺茫的希望！

且，突然有一個熟悉的聲音，在「外」叫我的名字。我驚喜地跑出去，來了三個朋友：一個是銀行職員。

匠，一個是賣菜，一個是政治工作人員。

我請他們在客廳裏坐下。

「你還樣子，可以免掉壯丁的義務。」那位闊少爺談話，臉上掛着嘲笑，這話使我狼狽起來。但他說的也是真話，我幾乎兩月沒有理髮了，頭髮得像一堆亂草。鞋子也不會修過，並非不修邊幅，在這種環境，有什麼法呢？連剪刀也找不着。

銀行職員一直沒有和我談話，老是輕蔑地笑，我知道他來看我，並非他的本意，一定是被我的那位老友找他來的。在街上我們碰過好幾次，當我要招呼他時，他總是很快地車開險。我知道自己沒有被人理解的條件，因為對他沒有什麼好處。

他們兩個很快地走了，留下那位政工人員，他是出於不得已的。因為他是我的老朋友，我也會寫信告訴他：我現在的狼狽的情形。

他和我坐得更近一點，低聲要密談。

「你願意做什麼工作？」

我還是使用那句老話去回答他，像回答經理似的。他想了一想，終於向我詢問：

「有條件嗎？」

我搖搖頭，並且說道：

「要別幹什麼」；

「要做事，一定要有證據，否則……沒有，那就假成問題」。

我呆呆地望著他，想哭出來。

我很失望的把他送到門口。

「出去走走罷」——他說。

「我……」我遲疑地答不出話。

我靜靜地來，漸漸失落的心情，漸漸沉重的腳步，困難地爬著那些石梯。

井橋今天回來得很早。皺著眉頭，不安的走進來，好像要向我說什麼，但又不便開口。他遲疑了一會，終於向我揮手。

「原林！你知道」

我望著他，像一個教徒望著聖法，等待他的吩咐一樣。

我明白到，不好的事情將要到來

「你幾道，這里不很方便，我也要搬。你曉得余經理這個人，雖然我們是老友……」

「替好！那」——我勇敢地回答。怕什麼，我要衝出去撕掉這些一向穿著的醜惡的外衣。可是當

我低下頭的時候，看見自己那雙赤腳，連木屐也是人家的，就不免有些躊躇。

泥蜂

在這不知道季節變動的都市，看不見春天的痕跡的地方，寒冷的風已經變得溫暖而又柔和，陽光也鮮豔奪目了。當我正在默然地回憶什麼的時候，突然有一隻泥蜂碰進我的房裏，立刻它使我嗅到一種田野的花集的芬芳，泥土的清香。它在我的耳邊，嗡嗡的唱。這聲音使我興奮，喚起我頭頂的愉快。我站起來，跟隨着它，好奇的眼光緊跟着它。那黃色的肥胖的身材，短短的翅膀，緩慢的飛行，嗡嗡的沉悶的歌唱，在我都是異常的熟習，它停到壁架上，試探地爬了一會，很快地便覺察這到來的是生疏的地方，於是馬上飛起來，尋找它回家的道路。

從這迷路者的闖入，我確切地知道，春天已臨到人間。

它在房裏繞了一圈，好像立刻感到這空氣的不潔與窒息的壓迫，想馬上從窗口逃走；我却迅速地殘酷地把紗窗緊緊關上，像對一個稀客一般地強留着它，不讓它逃走，爲了自己要想多聽一下它的嗡嗡的歌唱，因爲它的歌散播了田野的馨香，使我想到童年，想到那閃爍着燦爛的光彩的童年。我的童年是在鄉村度過的在那裏，可以聞到泥土的香果花香，有綠色的林園，豔麗的花朵，鳥鵲與流水的歌唱。那愉快的生活，我無時不在渴望它重新地來到。

我看春天的原野，那健壯的大地，開滿了鮮香的鮮豔的花朵。那搖擺的花枝，招引了無數的蜂蝶的到來，鳥兒們唱着讚美的歌曲。春天，固說是萬物茁壯的季節，這盛大的隆重的典禮，是如何地叫人羨慕。我們這羣年輕的賓客，是喜愛這熱鬧的場面的：有微笑的燦爛的陽光，照耀着年輕的大地，醇酒一般的風，送來粉蜜的花香。我們常常坐在自己的茅屋的泥牆下面，擗取泥沙里的地蝨半，愛看它那僵氣的後退的模樣，或用香囊去尋牆洞里面的泥蜂，如果看見它鑽的一下飛出，我們就非常愉快。有時我們用溼泥糊上，使它飛不出來，然後偏着頭，挨着牆去聽它哀求的嗡嗡的叫聲，終於又可撿它，把泥弄掉。我回想過去的日子，雖是一個貧農的生活，在我却覺得是光彩燦爛的。

而今，一切都變了：歲月陳腐了，青春的花朵也凋謝了。在我的生活中，見不到一絲陽光，吸不到一點新鮮的空氣，也嗅不到花朵的芬芳。

這兒是看不見春天的城市，像荒涼的沙漠。只有嶙嶙的屋瓦，圓架式的房屋和鋪面，死蛇一樣的街道，粗糙的車壁，刺耳的鈴聲，汽車的喇叭聲，各色各樣的怪聲怪氣的叫賣聲。空氣中充滿着炭氣，塵灰，汽油味，阿摩尼亞氣。街道上的來往的人們，都似乎帶着極沉重的病，臉色蒼白而疲乏，憂愁；好像全是一生殘廢的人。百貨商店的櫥窗里儘管裝滿花樣新奇的衣料，商店裏儘管堆滿山珍海味；可是在行人的隊伍裏，却大多數是衣衫襤褸，面黃肌瘦的人。這荒涼的沙漠和這羣死蛇，

生攬那些太便便的財主，和那些好像剛才誘過人進廟紅廟的女人。那些在街道兩旁發亮的毫無生氣的墓碑，大約就是表示這都市的罪惡憂愁和痛苦。在這兒所嗅到的，是各種混淆的臭氣，看到的是死的機械的組合，觸到的是魔爪，是眼淚，是血，是我厭惡這些，但又無法離開。好像在自己的生活出，不會再有春天和青春。這裏的有毒的臭水，已經把我的神經弄得麻木，因此我的感覺中，已經沒有新鮮和愉快。

這兒的都市的人們，爲了追求肥身的利潤，却完全的失掉人性了，感情麻木，不管殘酷，不怕臭味，不怕醜惡，不怕慘殺，蛆虫似的在這糞池的大便中蠕來蠕去，

我躺在床上，閉上眼睛，隨着泥蜂的嗡嗡的歌唱，回到我理想的故鄉，那兒沒有紛爭，沒有血腥的氣味，春天的原野，是以它的柔和的手，撫摸着我的受傷的靈魂。

我要離開這罪惡的都市，到野外去，到安靜的鄉村去，那兒才對感到人生的意義，我不願像囚徒樣地住在凌辱我的，屠殺我的高樓大廈中，我願往到茅屋裏面，聞聞稻草的香氣，赤着腳，像頑童樣跑到露地裏。我要享受遠離得的春天，泥土的熱心的香，花朵的香……我要看一看大自然的真實的面孔，聽一聽它的悅耳的歌聲。

古老的真實的都市呀！我不願傾聽你的絕望的繁雜的響聲，不願看見你的猙獰的面孔，讓我隨着這泥土的芳香，回到那光明和寧靜的自然世界，回到那有陽光照耀，充滿新鮮空氣的樸實方法。

荒郊之夜

醜惡的黑暗又降臨了，它沉重地壓在這荒涼的小鎮上面，使每一個角落佈滿恐怖，使窗戶瞎了眼睛。它緊緊地圍着每一個生命，每一個活潑的跳動的生命。它想謀害一切，毀滅一切……

夜呀！當你籠圍住我的時候，我多麼憤怒，多麼不安，多麼感到這望月的難堪！我不能像一般人似的靜靜地躺下，讓你蒙着我的眼睛，扼着我的咽喉，談些夢幻的故事。我不能再聽你的說話，不能再吃你那有毒的糖果。

這是一座古廟，傳說在我國的邊界房屋裏面，建築這廟堂的時候，畫師把一切壁畫都畫好了，這間屋裏算是收筆；可是題材用光，只好在這壁上，畫一個吊頸鬼，畫得很出色，活靈活現。而且曾經顯過靈，嚇過不少的人們。現在，壁畫已經沒有，什麼也看不出，可是在黑暗中，我彷彿依然看見它那猙獰的面孔，可怕的四出的大眼珠，吊着長舌，頭上披落散亂的髮絲，伸着僵枯癱的魔爪，好像要向我撲來。我怕極了！真想大喊出來。也許你們說我胆小，相信迷信；可是天呀，在迷信的團體裏，你能說沒有鬼麼！我燒燬一根火柴，可怕的最壞消遣，也使我又透過一口氣。

我推開窗戶，望着蒼死在黑暗中，前面的街市，冷清清的一切也都沒有。只有狗的狂吠聲，使這整

個的小鎮發抖。在這恐怖之夜裏，我不知道這些動物在臨時什麼！也許爲黑暗張威，也許是向自己的主子表示忠貞；不過這些連大便，死屍的骨頭都吃的動物，也容易養住他們的喉嚨已發「祇需」一個包子，就可以買通它們。

這個沉睡在黑暗中的小鎮，永遠沒有白天，永遠被黑暗所包圍。住在這兒的人們，像在無形的監獄裏消磨他們的生命。一代一代抄襲着那種機械的生活。白天，你可以看見那些吸金煤礦工人血汗的大便便便的老闆，搖手擺腳地從上街走到下街。整天坐在茶館裏唉聲，吃呀！喝呀！這是他們全部的生計，……他們是這裏的權威，這裏的真理。那些臉色蒼白的貧血的工人，整天替那些遊手好閒的老闆們工作，他們穿着破爛的衣服，終年吃不到一頓飽飯，黑暗包裹着這腐爛的一切。這裏像是一個大垃圾堆。在這些腐屍和死鼠中間不知埋沒了多少有用的生命……

想到這裏，我痛苦悶極了，我爬起來，換出廟門，走下斜坡，來到江邊。我是摸黑走的，因爲這裏的路，我很熟悉，要在危險時候，我才摸出一根火柴點燃它，看看這險惡的道路，可是火光太弱，祇能看到腳下的地，照不亮邊黑暗，這樣一般的厚而堅硬的黑暗。

江上籠罩着黑暗，茫茫一片，祇有那灘頭的流水，在遠處吼叫。我喜歡聽這聲音，便沿着江岸，向那吼着灘頭走去。在這黑暗的世界，能夠聽到它的反抗的聲音，我是如何激動！它好像在咀咒黑暗，咀咒這裏的不平和罪惡。我聽到還有意義的聲音，我高興了；可是當我想到仍要回到那垃圾

墳堆裏，和那些死屍一同腐爛，我又多麼的難過！墳裏祇有幾粒再好的種子，也不能從乾燥的沙漠裏生長，結實。我想投回江流，讓那自由的江水，把我帶到遠方，帶到大海，帶到那有陽光與快樂的地方。

我沿著江岸，摸索前進，希望天總會有一絲曙光，來撕毀這醜惡的黑暗！

杜鵑花

子規啼喚的時候，杜鵑花，它就開了。

它是那樣殷紅，像鮮血，像火，像青春的少女的嘴唇……

暮春的鄉村是沉默的，萬花撩亂的季節，已經過去。金黃的菜花，粉紅的桃花，白雪一般潔白的梨花，都給那離留的時光帶走了；忙亂的胡蝶，和那春天的頌手的蜜蜂也都消失了牠們的蹤跡，南風也束斂了它的翅翼。山林，原野，都變為青蔥，鬱綠的世界，準備投入轟炸的夏天，燃起它的生命的火。杜鵑花，那血紅的花，就是表現它的真實的盛現。

有一次，我從遠處回到家鄉，黃昏的時候才到達城裏。我的家，離城還有十五里，那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晚。雖然我有一盞燈籠，可是微弱的燈光，被陰暗的黑暗籠罩着，只模模糊糊地看到路的痕跡。我沒有看出的機會，只就路邊走着。就要熄滅的燈籠，頻頻地熄滅了，在這荒涼的山羣中，四面是迷迷的黑夜，我將失掉方向，迷失在這黑暗的黑暗中。幸好，我平安的回到家裏。但已非常疲乏，吃過晚飯，便匆匆地睡覺去了。

第二天，曉風很涼，就喚醒了我的睡眼。我醒來，向前望去，在黎明的曙色中，那素真潔的粉

如今她捲到戰爭的洪流裏了。她悄悄地從學校離開，跑到遙遠的地方，她來信說，整天都在裏面遊蕩，不管是風雪交加的冬天，或烈日炎炎的夏季，都不肯停過片刻。她說她還是常事，還信也時常來，可是在那些述說中，却找不到半點埋怨的意思，不久以前，我曾接到過她的一封信，她說：

「……雖然，這裏像沙漠一樣，沒有春天，也沒有花，但是我的精神却是愉快的。在我們千千萬萬的休養中，却有一個共同的春天，我的心花也像故鄉的紅蘭花一樣，紅得也。」

雖然這裏有花，也有春天，而我的心却是暗淡的，故鄉依然像從前一樣寂寞，同樣的寂寞，我們仍然過着這種應該詛咒的生活。

我遙望遠方，想吐出滿腹的悶氣，而那討厭的管結胸束縛，却捆住了我的視線。

我閉上眼睛，就看見了她微笑的紅色的健康的臉，便應給風沙磨得亮亮的，海濤的鹽漬，閃爍堅決的永遠不滅的光明……我彷彿也看見了他們的春天……

我摘了一把杜鵑花，因為我歡喜它的美容，歡喜它像火把一樣地照耀着我。

在紅霞滿天的時候，我高擎着手裏的杜鵑花，像舉着火把一樣地跑回去了。

回到我的幽暗的房裏，我把杜鵑花插到桌上的瓶中，心裏便湧起一種無名的愉快，好像有一股股的力量，激湧到我的生命裏，屋裏給花映紅了，暗淡的心也被照亮了。

夜闌，我醒來。雖然四圍漆黑，
朦朧著我——也許是她的心在吧！

；是我彷彿仍然看得到那鮮紅的杜鵑花。我覺得好像有一盞燈

洞

在我的想像中，洞是黑暗的，活潑的潮濕的，足以令人窒息，躲藏着蝙蝠和野鼠，會給人們以無窮的失望和恐怖。幼年的時候，我常常愛同伴們檢些柴，跑到壑洞里去撿起，把那些半鳥半獸的怪物蒸出，好叫它在明亮的地方現出牠們的醜陋笨拙的模樣；而那黑暗中的洞的祕密，也在那燃燒的火現露出來。因為洞裏不通風，往往把我們弄得眼淚直流，不能辨別方向，不能暢快的呼吸，只好立刻跑出來，告別這黑暗而又窒息的洞。

提起洞，我又憶起幼年的生活，住在茅屋裏面，四面是既高且厚的土牆，不特沒有窗子，甚至連縫也少有，裏面是漆黑一團，與其說是屋，到不如說是洞。在那黑暗的洞裏，躲藏着老鼠，蝙蝠和蛇，床上的跳蚤，虱子，臭虫，及夏天那響如轟雷的蚊蠶，沒有帳子，只好燃起艾蒿。可是效力很小，不能防止那些吸血者們的猖狂，秋天便發攏子，不分晝夜地睡在床上。每天，母親一到天亮便去替人作工，把我孤獨地留在黑暗中，發冷又發熱，有時燒得發昏，便隱約地看見土牆上的剝蝕的痕跡，變成了無數的惡魔，在黑暗的四面活動，於是駭得大哭起來。到現在，我還厭惡那黑暗的，像洞那樣的地方。

這兒的洞却不同，它有充足的光線，比起西式的建築，還要明亮，清潔，乾燥。既能流通空氣，又能調節溫度。熱天涼爽，冬天溫暖，沒有臭蟲，又沒有那吸血和傳染病菌的蚊蟲，不必再用帳子。我喜歡這兒，喜歡這四季都有溫暖的洞，它是我認為舒適的地方。

夏天，我坐在洞裏的明淨的窗下，望着外面的明媚的北國的春天，微風送來馨郁的花朵的香，鳥鶯們唱着悅耳的歌聲，一切都在皎潔的陽光中活動，泥土分沁了濃烈的芬芳，樹木抽壯着枝條和葉子，河水閃射着愉快的笑容前進。在這兒，我勞動，我有健康的身體，不再為病菌所纏繞。我有高聳的胸脯，和强有力的拳頭，我滿意地笑了，也許是喜歡這如像自己一樣健康的大自然。我提起筆來，聚精匯神地要在這張純潔的白紙上，畫出人類的光明和黑暗的分野。

夜晚，那明亮的洞，像星一般的指示出方向，標出我的住所。假如我和一個新來的同伴走在一起，他若問我：

「你的住所是什麼地方？」

我便驕傲地向上面指着說道：……

「我住在洞兒，在那窠好像北斗星而燈火的旁邊。」

我從不會帶着憂愁，痛苦和哭喪的臉，回到洞裏，如像另一個世界的人回到他的家裏一樣，不會再想吃，線與那被人認為「累贅的家庭」，那已經成為過去的一個道痕的記憶。

得晚在燈下，我們總是愉快而又興奮地談到將來，計劃明天。痛苦的過去已成爲夢幻了。

我喜歡它，因爲它不再是那黑暗，污濁，潮濕令人窒息的洞，也沒有蝙蝠和野鼠。

這洞，光明，淨潔，不再是恐怖的魔窟。

這洞，這明亮的洞，它如星一樣地刻在人們的記憶裏。

谷

山谷，這夢幻一樣的世界，有蔥蘢的草地，濃郁的野花，年邁的垂楊，婉轉的歌唱的鶯鳥。

這夢幻一般的地方，這般幽靜，這般沉默，只有山鳥的迴蕩，響徹着整個山谷。幽靜得很。草在慢慢地抽芽，野花在散佈芳香。

山谷，這夢幻一樣的地方，已不再是強盜的叢藪。他們不用搶劫，他們憑藉自己的雙手，辛勤地在這肥沃的地方，種植米麥和高粱，不用再幹那種危險的勾當。

這兒，沒有叢林，因此也沒有那傷人的虎豹。

當我疲倦的時候，我愛躺在這綠色的草地上，想着我所播散的種子，她們茁壯的生長，開花。我彷彿聞到米麥的花香，那金色最豐的果實，現在對我點頭微笑，那健康的笑，是如此熱情地誘惑着我。

這兒是如此安靜，四圍的樹海，聳立齊天，這些樹葉，遮沒了世界醜惡的一切，使這兒的人們，嗅不到火藥的氣息，看不見險惡的面孔。這兒是人類的理想的天地，和理想的世界。

我在這兒如此安心，如此自由，因為一切都是如此的安靜。但要達到這兒也不容易，要渡過難

嘉的河灣，繞過無垠的高山峻嶺，穿過黑暗的隧道，從機房裏，經大砲林裏，歷盡艱辛，才能達到……

山谷，神話的寄託所，可是優美的神話，還是未來的人類在茫然的驚慌，那時，正是人類走向這安靜的地方的時候。

。我喜歡那些帶有幾分夢想的作家的神話的開頭。

「在一個靜靜的山谷的村莊裏，人們自由的安閒地生活着，沒有兵災，沒有盜匪。

山谷，這堆一樣的地方，這幽靜而安閑的村莊。我喜歡這兒，這兒有綠色的草地，馨香的繁花，歌謠的鳥，這兒是人類的連根的大地，未來的世界。」

啊！多好自由的人們，渡過那險惡的河流，越過那高山，穿過靜靜的隧道，從鋸刀叢中，從尖銳的槍裏，才來到這兒，來到這安靜的山谷，

溪

溪，你是如此地枯瘦，如此地寂寞，沒有如茵的綠草鋪在兩岸，沒有孌孌的楊柳拂在水面，你生長在那荒涼的沙漠上，伴隨着你的只是土饅頭似的山羣。但你也有可愛的地方，具有一種逼人的悍的氣息，矯健的步伐，雄壯的歌聲，從那千山萬壑的阻攔中跨出來，走向平原，走向廣闊的海洋。

早晨起來，我們便要走向溪邊，彎下身去，蘸起水來洗滌顏面，於是頭腦清新地向著太陽，向着那眩目的光明的太陽，爲那自由的土地歌唱，高興地有力地去開始一天的工作。

黃昏，當晚霞把溪流鍍上了燦爛的金光，我們卸下一天的工作，便同自己的好友，來到溪邊，望着那明亮的天庭，火燒的晚霞，優游自在地在沙上跳來跳去，疲倦的時候，便坐下來，看那高高的藍天的星斗，聽那溪流的歌唱，它的聲音多麼嘹亮，多麼悲壯，如像那金屬的撥子，挑着人們的心弦。

夏天，我便脫得精光，睡到那涼爽的溪流，洗滌我的多汗的繁塵的身體，我存在上面，又潛到水裏，我是多麼的自由和舒服。

這溪邊上，不再隨着那終年替人洗滌骯髒的衣物的奴隸，——被人視為下賤的婦女。雖然也有洗衣的女人；但那不是奴隸，是和男人一樣的女人。她們所洗的也和男人的一樣，是自己的衣服。

冬天，溪流，蓋上純白的被子，它休息了，不再歌唱。於是我們穿上雪鞋，在它的平坦的胸脯上滑溜。我們歡笑地奔跑追逐，而四圍的清潔的山峯，也彷彿在翕然的微笑。

溪流啊！你這像自由的溪流啊！你哺育着我，伴隨着我。

溪流，我的母親，你饋我以乳汁，教我輕唱自由的歌。我喜歡你的歡聲的雄壯。你彷彿在唱：

學習我的勇敢，

不怕痛苦，

不怕阻撓，

跨出脚步，

走出還窮苦的荒梅。

走向平原，

走向廣闊的自由的海岸……

~~~~~

## 清涼亭

### 一 清涼亭

清涼亭——這聖城的名勝，荒山的點綴。雄踞陡峻的岩石，俯瞰江流。風從水面刮過，帶來着清涼，洗滌清涼兒的空氣。

它的名字，這裏使人愉快，像夏天的冰水，它送到你的心脾，並期就會帶走你的煩悶，你的酷熱，和各種令人昏厥的沉悶的空氣。

它的高度雖然平凡；但在人們心中，却比那被稱為世界屋脊的額非爾士峯還要高聳。要是站在上面，那複雜的廣大的世界，就會收縮進來，擺在你的眼前。有你自己曾經經過過的古舊的社會，作威作福的人們，擺出猙獰的面孔，和那吸血的齜嘴。也有正在嘆息，流淚，反抗的赤裸的人們，還有無憂無慮過着真正人的生活的人們。清涼的風洗滌你的腦子，使你會分析一切，了解一切，使你的心裏會發生耶穌一樣的慈悲，想拯救這世界上的受難的人們。可是不願藉助上帝的力量，來完成這項事業；因為沒有財寶和奴僕去作賄賂，只有用自己的生命——血與汗所拼命的力量，去洗刷

這清涼的世界，發覺人類受苦的繁複，到甚麼清涼的到來。

這裏的人們，每當清涼和黃昏，都感到金子裏去，使胸懷開放，眼裏驕達，讓那清涼的烈風，洗滌他們的頭腦，使它時刻澄澈，像閃爍鐵塔，可以透視一切。

爲利慾熱昏的人們，患腦充血的人們，來！來到這裏，爬上清涼亭，讓你那濃鬱複雜的糾紛，給長風輕煙般的帶走。清醒過來，回復你的人性的燈塔吧！

## 二 甘泉

這裏是廣大的災區，赤地千里，有飢餓和寒冷纏綿的恐怖，面前頭所長開的，却是死亡的殘酷的嚴刑。

眼前是無際的沙漠，光禿赤的旱海，還有野草，沒有綠樹，沒有鳥獸，沒有任何生命的痕跡，只有我們這羣受難的人們，在艱苦的向前跋涉。

還無休止的崎嶇的道路呀，爲什麼這樣遙遠？我們幾時才能爬出，走到一個富有生機的世界。我們由從生下地來，就走着這樣的路程。我會看見多少飢餓者昏暈地倒下。多少人冷得失去知覺。又有多少體弱的人，走不完這艱苦的路程，便疲憊地軟溜溜地躺下，不能再爬起來。

白天得向前奔走，夜晚也得向前摸索，爲了要逃脫這佈滿了災害的地區，這沒有生機的世界。

我們極力的忍受着飢渴，疲倦和難耐，向前移動。雖然四面是無限的沙漠，絕望的境地。可是在我們心中，却有一種堅強的信念，高潔的理想。一個先知曾經告訴過我們：不要在半路上停留下來，要是不行的話，終究會到達沙漠的盡頭。那兒的世界，像一座最美的花園，有花草，樹木，和鳥獸，有肥沃的土地耕種，有甘泉可解煩渴。

在一個黎明的早上，從我們的旅途上，遙遙望見沙漠的後面，有一個村莊。隱約地可以看見那裏有高大的建築，綠蔭的樹林，有美麗的田園，青蔥的禾黍。

我們鼓足了勇氣，忘卻了飢餓寒冷和疲乏，向前行走，終於到達了我們千萬人們嚮往理想的美麗的世界。

首先在那口水井的旁邊停留下來。望著那清潔得能照見人影的泉水，那饒人的口渴，使我們不得不即刻走向它。在它的旁邊，蹲下身去，用手捧起水喝，多麼甘美的泉水呀！它使快要僵直的手腳柔和，使快要斷絕的生命甦醒。

在受難的人們的臉上，第一次看見滿足的喜悅。

## 二 青花鋪

這裏曾有一個古老的傳說，說我謝給孫聽。

在一次大旱災的時候，這個小小的地方，有一整年沒有下雨，溪流乾涸，草木死掉，人們把所有的草根和樹皮都吃光了，再也不能找到食物，全都餓得進入了昏迷的狀態。就在那天下午，有一個穿得很樸素的平凡的人，走過這裏，他的手裏彷彿在播散種子一般，嘴裏喊道：

「善男善女們！你們要有信念，不要恐怖，不要害怕飢渴和死亡，要掙扎，要堅持，明天你們就有救了。……」

垂死的人們並不十分相信他，但在第二天將亮的時候，下了一陣雨，使那乾涸的土地有了一點生氣。在溪流的兩岸，即刻長出了青苗，抽出幹子，發了葉子，開出了鮮豔的青色的花。

一陣雨聲驚醒了人們，清涼的空氣使人們回復了意志，走出去，摘下青花來吃。那花是又香又甜，它救活了人們，……

講故事的人，常常愛在尾巴上加添着說：

「你不要再以為這是荒唐的神話，而是千真萬確的，……」

如今青花鋪的人們，已經渡過他們的災難了。溪水潺潺的流着，兩岸絡着野草和鮮花。他們每一家人都有自己的土地，只要勞苦的耕種，便有豐富的收穫。有賣賣，也有店鋪，且還常有晚會，歌唱，演講，跳舞……他們快樂地生活着。

青花鋪的名字的由來，人們永遠也不能忘記。

## 教堂

### 一

看到那高聳直入雲霄的鐘樓，和那釘死罪子的罪惡的十字架，就令人想到教堂——那真救的榮光的莊嚴的建築。直到現在，還依然住著那些虛偽的掌握人類命運的僧侶。他向人們宣稱：「在我們頭上，有一所天堂，和一位慈愛的上帝」。教自私的人們，向那無形的天梯上爬，教柔順者對惡棍俯首。

「不要和他作對，假若他打你的右臉，他連左臉也交給他！」

「不要愛你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。」

軟弱的人們，為自己悲慘的命運劃一個十字，到禮拜天，到那里虔心祈禱，莊嚴的誦讀，贊美上帝的詩篇……

但是你們！聰明的人，不要愛你的仇敵！不要俯伏在仇敵的腳下祈禱，多麼浪費。把愛交給那

些有希望的人，和殘留的人。

一一

在這所舊軍門前，已沒有華貴的馬車，也沒有高雅的紳士和淑女。只有穿著襤褸的灰布軍服的戰士，粗笨，驕子，和馬廐兵。

他們不為讚美上帝，和為自己祈禱才來到這兒的。他們里面，沒有那種教徒的懦弱，文雅和乞憐的哀聲。他們不要憐憫，也不要拯救。他們具有一個共通的意識：希望早日恢復自己的健康，繼續他們的戰線。

巨人一般的鐘樓，敲着悲憤的鐘聲，再不繼續播送和平和谷的鐘聲。它只靜靜着沈默的無光的眼睛，望着自己的已死的尸身，望着還燃燒的嶄新的世界。

在這寬敞的，幽靜的屋里，躺着一族爭取解放的受傷的戰士，工人。他們全是為了祖國而犧牲了自己的。可是他們沒有抱怨，也沒有悲傷。

一個十三四歲的小孩，他常常同受傷的戰士訴說，他怎樣走過草地，和渡過雪溝。在他們的春天的臉上，雙眼總是像開着兩朵月季般的殷紅，而且射出一種堅強的使你興奮的光彩。

也里越過兩個時代的女人，她們都已和男人一樣。她們都說看護受傷的戰士，是他們的義務。

且經常爲他們這些生動的奴隸，安慰他們，揀選他們的痛苦。

這裏沒有莊嚴的僧侶，說謊的教士，也沒有受難的救主的塑像。只有穿着白色的衣服不是爲了金錢；而是維護真理，教導人類的醫生，細心地替戰士們醫治。他們關心前方的戰況，和一切政治的糾紛。他們穿着純潔的白色的衣服，不是僧侶們袈裟的恐怖。他們從不扯謊的向人們說：「在我們的頭上，有一座天堂，和一位慈愛的上帝。」只默默地工作，希望早些醫好這些建築師們，爲人類在遍地顛上，建築一所真正的現實的天堂。

## 在紫達木河之西

紫達木河之西，那是粗野的荒寂的沙漠，廣闊而且遼遠。牠坦露着它那堅強的紅銅色的胸脯，在火熱的陽光下，在那從肯特倫桑吹來的潮風的磋磨中，把它鍛鍊成了一個無比的粗獷的巨人，不屈不撓地站在北國的高原上面，呼吸着粗燥的凜冽的空氣。

西下的陽光，給紫達木河之西的沙漠，鍍上一層美麗的金色。黃昏多麼可愛，一如少女的將要消逝的青春。在人們的腦里，將要留下一個深刻的永恆不滅的記憶。那擁抱着沙漠的紫達木河，在黃昏的輕輕撫摸中，在金色的雲壁的照耀下，顯得異常的溫柔。它在低低地唱歌什麼呢？不，它們在傾吐無窮無盡的纏綿的情話！

在紫達木河之東，戰鬥正在進行，恐怖的聲音，吞噬了寧靜，騷擾了這沙漠的靜穆，破壞了黃昏中的優美的情調。那些穿織的彈丸，飛奔的馬蹄，揚起了黃漫漫的雲霧一樣的塵灰。

夏雅伏在一處隆起的沙丘旁邊，竊線死死地追隨着敵人。像是來了一陣狂風，伴和着一陣暴雨的聲音，敵騎衝過來了。彈丸擊起的塵砂，撲向他的臉面，在他的眼前，織起了一幅黃紗，幾乎要遮斷他的視線。可是他卻睜大眼睛，向那些殘暴的敵人更加精確地瞄準。

敵人像潮水一樣地迅速地退下去。他這樣舒展的吐一口氣。這時，那稀疏的彈丸，却更清楚地，以它尖銳的嘹亮的聲音，在廣空里恐怖的呼嘯。

那幽靜的天空，也許由於在這乾燥的北國的原故，竟是那樣的好看，藍幽幽的，像透藍的海水

……

黃昏更暗了，四野如天色一樣地發藍。夏雅抬起頭，他想能夠更加清楚地看見敵人的行動。正在這一瞬時，好像有誰在他胸上面，猛力一擊。他馬上失掉了重心，手腳疲乏無力，昏沉沉地仆在地上，軟軟地躺在沙漠里。

他的腦力那樣貧弱，簡直無法記憶和思索一切，身體像在上昇，像已經浮到那渺茫的雲天上面。他醒了過來，躺在一個大棚帳里。當他剛剛一睜開眼睛，那熟習的伍藍莎的面孔，就清楚的是在他們的眼前。他企圖張開嘴唇，向他呼喊，但這却是一種妄想。微弱的嘴唇，僅吐出一個響聲。伍藍莎聽到他的旁邊，俯下頭親熱地向他訊問：

「雅！我是誰，你還認識我嗎？」

他沒有力量回答，僅以深湛的凝視，來接受她的溫柔的慰撫。

在黑暗里，火光閃着紅亮的迴牆，像要飛去這灰色的輕棚和沙漠的密夜搏鬥。一對陌生的男女

，坐在火堆的旁邊，低聲的談話，像在計劃什麼。伍堅莎坐在她的旁邊，看護着她。她有清柔滑的美麗的臉兒，海水般透藍的眼睛，小小的嘴。她是夏雅的幸福，是不斷把他推向前方的革命偉大的力量。這可愛的幸福的辰光，都給他的創傷的難忍的疼痛漂白了，使他嘗不出甜美的滋味。

「冷嗎？」她把自已的大衣給他蓋上。

「痛得厲害嗎？」她親切地問他。

美麗的伍堅莎緊緊的鎖着眉頭，悲傷捉住了她。

「雅！我們爲打鬼子，跑到祖國的北方，在戰鬥中走了兩年多。你是怎樣受傷了的呢？我的親愛的……」。

「堅莎！恐怕我不行了。」他困難地改變的一字一字的告訴她。

「不！不！你會好起來，好好的休息吧！」她堅決地可是懷惻地喊道。她安慰他，她的頭低得更低，臉緊緊逼夏雅的面孔。火熱的眼淚，滴到他的臉上。

他疼痛。他緊促地呻吟，想以呻吟減低他的痛苦。

「堅莎！你好好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！敵人還未趕走，祖國還在苦難中。堅莎！我的沒有完成的責任，都通統交給你啊……」

「雅！你不要說道使人傷心的話。好好的休息，你會好的，真理還需要你。」

她站起身在欄杆中不停地踱步，暗淡的火光照耀着燦爛的美麗的面孔。

遠處，槍聲驟約地在響。戰鬥的場面，又浮在他的腦際。且也翻出了他們留宿的畫片：美麗的南面的風景；年老的母親；戰鬥的境況；爲真理吃苦的生活……

此刻，外面停留在那廣闊而靜寂的沙漠上面的，是暗淡沈沈的夜。

「麗莎！」他呼喊。「你看外面有月亮嗎？」

伍麗莎走出去了。一會就轉回來。她說：

「是黑夜哩！沒有月亮，什麼都不見。」

「麗莎！……我……我很難過。」

她奔到面前，蹲下身去，撫摸着他的面孔。

「雅！你怎樣的？不要難過……」

「我想看一看天！」

「你，你不能動！」

她息了一息說：

「外面黑得很什麼也看不見，只有紫色的天，有……」

「你說呀！」

「當我剛剛出去時，看見了一颗流星，在天上畫了一條銀色的弧綫，便消逝了。」

他的傷口劇烈地疼痛，全身發着高熱，喘息着。他想掙扎，但不能夠，只能僵直地躺在那兒。那想與寒夜搏鬥的火光在閃笑。鈴聲依然在遠處，在紫遠木河之東。戰鬥仍然在進行着。

「塵沙！」他喊道，「我恐怕不行了……」

伍瑟莎俯下額，她的微溫的嘴唇觸到他的額上，熱淚滴到他的臉上。他的靈魂，就隨着渺茫溫

柔的幸福消逝了。

## 陣

在北國的原野上，在黑夜的彌漫中，在這伸滿枯瘦的手臂的森林下面火簾在低低地歌唱，閃動的光輝搖晃着坐在周圍的人們。樹幹像守望的人一樣地站着。在這重壓的海底，一切都靜靜地屏着呼吸，聽取這黑暗的海的波動。

我們垂俯着頭，心頭像壓着一塊大石，停息了跳動。脈搏彷彿停止了，呼吸似乎窒息了。當我們看見康第雙手所抱的那個虛克的幼小尸身，他的蒼白的臉上，仍然閃着鋼鐵般的反抗的光輝。明亮的眼睛合上了，頭軟軟地吊着，要說話的伶俐的嘴巴也沈默地閉上了。從背上滴下的鮮紅的血珠，被火焰照得閃閃發光。我們相信總有一天，這地上的血珠，將變成燎原的火光，燒掉一切破舊的污濁的，把光明帶到世界的黑暗角落。那時太陽也從東方升起，鳥鶯們歡唱着。一切都在春的溶液里愉快地呼吸，慶祝那行將到臨的幸福。

康第的眼睜，凝視在那尸身的臉上；愛將那壅塞的河流疏通，眼淚在頰上小簾般的滾流。

人們比黑夜還要沈寂，三十多雙眼睛，從盧克的尸身上，盡量地吸取敵人的仇恨，把它存儲在心靈的深處，讓它不息的燃燒。在毀滅敵人的那一天，它將無精的爆炸。

實事以前，當我們分隊出戰敵人時，盧克還向另一個同伴玩笑：

「伍志里，你會送命的！」然盧送命的不是伍志里，反而是他。這聲音，此刻彷彿還在我們的耳里發刺的震動。

當盧第拾起他那溼潤的充滿飽和的憤怒和悲傷的眼睛，從人們的臉上掃過。彷彿叫人留心他的脫話，人們也好像了解他的目語，於是靜靜地聆聽。

「同伴們！」他們的聲音多麼響亮啊！簡直震得人發抖，「……盧克為真理，為自由，盡了他的最後的責任了，想到他的犧牲，想到他所毫不吝惜的供獻出來的小生命，我們應當如何英勇地對抗敵人……」黑夜的分子，被他的聲音震得直抖。這北國的原野，也彷彿在動搖。

寒冷的風，輕地飄蕩過去，從樹叢直穿入羣。它是在周詳地探查這兒的隱密，想把這不幸的消息，帶到遠方，帶到世界的任何角落，從讓每一個為真理鬥爭的人們知道。在那些嚴肅的臉上，都在為死者人哀悼。在寒風中，在這蕭索的深秋的夜里，這隆重的儀式更加顯得莊嚴，神聖。

還漲為人們所熱愛的臉，和那雙雅氣的生動的眼睛，像碧海般地閃灼着年輕的火鏢。大鼻頭很自然地在薄薄的唇上面。他的臉上，燃燒着熱烈的人類的愛火，那是不可撲滅的火光！他像一根剛生長起來的嫩苗，可是今天他的血給魔鬼吸食了，臉上的熱情也消失了；把他的熱情和憤怒，去灌輸他的同伴，使情緒增高，把他們變成比鋼鐵還要堅強的隊伍。

一年來盧克在我們的鐵流里，同着饑渴整天。奔跑在狂風暴雨中，在漆黑的夜里，經過多少崇山峻嶺，荒原大野，痛快地打彈過敵人，也給敵人圍困過。這些困難，把他鍊成鋼鐵般的頑強的性  
格。

盧克，這棵瘦弱的嫩苗，在燎原的大火中，長成了一棵參天的大樹；可是現在，他倒下了。

盧克，我們的同伴，在還艱苦的鬥爭中，沒有他，不能遺散我們的疲勞。憂鬱和無聊，會跟着我們，我們因此不會再有愉快。失掉他，真是好像失掉一件心愛的寶貝。

火已經起了它的笑容，人們的臉變得暗黑而憂鬱，在憂鬱上蓋着濃厚的憤怒，憤怒好像就要燃  
燒。

## 荒漠之音

我接到你的信了。沒有比這更加使我愉快、興奮。那時我像一個多年的囚徒，從新獲得自由，從新看見春天的陽光和多年渴望的我的故園。他的沈默的潛藏着毅力和果敢的生動的容貌，重又閃現在我眼前。他逼使我用一種狂熱的愛情來溫習我們已逝的過去。

這是一件難得的消息。牠是費了你的莫大的氣力，才被帶來交給我的。因為，你們那里，幾十里路以內，既無人煙，也無郵政。有的只是沙漠——那荒涼的遼闊的沙漠啊；我曾經看見過牠，並從那里體驗過你們的生活。在那「旱海」里面，既不能找到方向，也不能找到生命，只是一面搖蕩的乾涸的大海，和粗岸的，唱着悽慘蕭殺的歌曲的風……

我知道，你就生活在那里面。寂寞，痛苦和憂鬱，這些含著感傷的況味的不祥的字眼，都不能使你動搖，非親。支配他的，只是理智，真理。你的生活，充滿着憤怒和爭鬥。當你看到那陌生的環境，懷念到你的家鄉，懷念到你的慘死的父母，妻子，你深刻地了解，如不驅除敵人，不毀滅他，我們便不能活下去。

你說你們整天不能休息，無時不在鬥爭，甚至有些夜晚也像這樣；過着不飽，穿不暖，但你

為總統。他的生活是快樂的。驕傲的。彷彿沒有感覺飢餓和寒冷的辭辭。你的生活多麼豐富！你用你的熱血為民族，為國家，寫出這麼燦爛的光榮的匯頁。我慚愧，沒有一直和你一起……

我還記得，當我們一同流浪時，沒飯吃了，當蠶或寶光自己的東西，甚至我們心愛的書籍。在大街上，你毫不怕羞地拾檢煙頭。唉……那是多麼流離的生活，終於我們收起自己的行李，離開了那吃人的社會。不久，民族戰爭的烽火燃起來了，我們迎接着這偉大的時代，邁開大步，踏進戰鬥的洪流。

你的剛毅的性格，克服了一切困難，不屈不撓地，在敵人的魔爪下橫衝直闖，他擔着這重大的担子，堅持着，要一直到達的，才卸下牠。你真能配稱一個完人，值得我們學習——值得每一個愛真理的戰鬥的人學習。寫到這里，我彷彿又看見你的短短的身軀，黑黑的臉，兩道濃鬱的，矢矯的聳立着的眉毛。……

你在那樣寒荒的地帶，那樣困苦的環境中，依然那樣堅強，我看見你已經長成爲一個龐大的人，鍛鍊得比鋼鐵還要強硬。

你，在沙漠中戰鬥的友人！把人類自由的火炬，照耀在那荒漠上面。爲真理而鬥爭的戰士啊！我祝願你永遠健康。

我相信，總有一天，會碰見你，聆聽你的可貴的鬥爭的故事。

## 北念草

### 一 葉樹

你選擇了黃土的高原，心甘意願地把你的根伸進這淨潔的土地，緊緊地投在你母親的懷抱。這兒離那潮溼多茵的南國已經遠了，你可以儘量地強着枝葉，綻開你的發郁的花朵，結下你堅強的果實。

你不怕風砂，不怕冰雪，不怕這嚴峻的高原的寂寞。你是從礫瘠的土地生長出來，過慣了貧困和痛苦的生活的；因此寂寞，冰雪，風砂，都不會給你傷害。反而把你鍛鍊更堅強。這些磨折，只有使柔弱的花枝們害怕。

我愛到森林里散步。喜歡看你的面孔，你不像那些虛偽的笑。沒有用牛奶洗滌，因此皮膚粗糙，要滿防禦的針刺使那些採花的公子不敢接進你的身邊。

我喜歡你，你莊嚴，正直，你熱情，強壯。綠色的血液在你的脈管里奔流。你把那蜜一樣的香氣送給了我，清新了我的頭顱，掃除了我胸里的穢氣。我愛你那堅實的果實，有清風砂鍛鍊過的

紅黑的臉，沒有塗上胭脂的顏色；在好看的圓孔里，所抱的只是冷水啊！

你不可怕，雖然曾經刺殺那秋夜的天空，使它發抖，使它鬼眨眼的退去；因為那是你的責任，你的正當的工作。在這里，我却不能看見你那性格，你也溫柔，你也令人可以親近。因為這兒的天，不是那潮濕地方的可比，它不裝出那虛偽的威嚴戰兢兢的可怕的面孔，無情壓在我們肩上。它也不會怕你，鬼眨眼的退去。這兒有的是透藍的高潔的天空，有光明的太陽，微笑的月亮，密語的星斗；它在的你招喚，要把你引向更加崇高的理想。

## 二 甘草

你不像那些暴發戶，和那些醜惡的詩人們，誇耀自己的「富有」和「天才」。你只謙恭地躲在那些野草和荊棘叢中，並不顯赫地伸出頭來，向人炫耀。

你把甘美的部份，埋藏到土地的深處，留給勞動者們，和土地的子孫，土地的耕種者。你讓他在疲倦的時候，被痛苦熬煎的時候，嚐一嚐你的美味。

你使那些伸手摘果的人嘆息。他覺得便是可望而不可及，也許是因為你憎恨這些不勞而獲的人，才把有用的部份，埋藏在土地的深處；但這不是你的吝嗇。把自己生命的結晶，隨意的布施，那不但是浪費，而且會敬重人。給那些了解生活的人，給那勞動的人們！

我們和這荒蕪的土地鬥爭，爲了自己要生活，爲了給那些前線上約戰士們存儲軍糧。整天在這土地上工作，讓那黃色的塵土，掩滿了面，鑽進了髮叢，塞滿了鼻孔，嘴巴，模糊了眼睛，我們仍然還得舉起鋤頭，和那桀驁的土地、野草、荊棘、作劇烈的鬥爭。甘草！你却在這繁雜的工作中到來了，我們歡喜地拾起了你，咬齧你的甘美的根，於是不再口渴了，不再疲倦了，給了新的力量，使我們更有精力來作這有意義的鬥爭，

甘草，多謝你！把你的甘美的根給了我們。

你謙恭地生長，可是並不虛偽。却慷慨地把你的生命，給了勞動者，給了真實的「人」。

### 三 野蘭花

蘭花！南方的人，把你栽種在庭園里，移到盆里，吊在簷口上；更有那些殘酷的人，把你搬到室內，讓你看不見陽光，呼吸不到那自由的新鮮的空氣，幽囚在陰暗的房屋里，還給你一個鄙辱的名字，把你稱爲花中的「君子」，「君子」呀！我若是你，真是不能再活下去。因爲已經被人幽囚，失掉自由，寄居在那些隱蔽的人們的房間里面，看那些醜惡的面孔，聽取那些卑鄙的陰謀，呼吸那些病人的有毒的濁氣。

野蘭花！你生長在北國的原野上，江邊上，你不再作那些醜惡的人們的玩弄者，走出那不自由

三層閣，走那陰暗的房間，到野外走，邊兒有寬廣的世界，有熱情的光明的太陽，有新鮮的空氣。

你抽長自己的肥壯常綠的葉子，你有清紫色的帶黃的面孔，你年輕而強壯。微笑地坐在那葉叢中間，你安靜地望著藍天，望著天邊的火燒一樣的紅霞。這時，我的一天的工作已經完畢，走出屋外，獨自走向江邊，無聲地望著紅霞，聽那流水和悅耳的歌唱，我充分地感到休息的甜美。躺在柔軟的野蘭花的身上，我撫摸柔滑的葉，嗅你的粗野的香氣，像躺在心愛的人的身上。毫無憂慮，毫無忌憚地，只覺得生命里有火在燃燒。又好像有年輕的戰士，騎着馬兒，馳過那茂綠的山麓。眼前有看不完的美景，那生長的向上的藍色的理想，在向我招引。我愉快，彷彿生長在那無邊的草海，有清香，有溫柔撫育着我。

讓那微笑的彎月走上天庭，讓眨眼的星兒來偷看我，讓那粗野的清香圍了我，使我醒醉到愛的海洋，看到這高藍的天氣，我就想到人類的未來，它也是和這天空一樣的高潔而明亮吧！

野蘭花！多謝你給我的鋪下了這柔軟的天然床。

把你的幽香，分給這些勞動者。作一個大眾的伴侶，拋掉那可恥的「君子」的聲名。

## 看雲人手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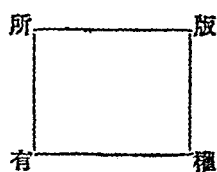
胡風 著

這是胡風先生繼「文藝筆談」之後的第二本批評論文集。理論上論到典型問題，文藝運動形態問題，個人主義問題，自然主義問題……；外國作家論到高爾基，果戈理，法朗士，中國作家論到魯迅，艾蕪，田間……。在理論分析里面有活的創作實踐做出發點，在作品批評里面有最高的理論觀點和戰鬥要求做出發點，所以雖然是散篇的結集，但却充溢着一貫的熱情，雖然分別地論文壇，小說，戲劇，但却形成了對於藝術創作的渾然的理解。共十餘萬字，爲普及讀者定價低廉歡迎外埠讀者函購。

發行所自力書店



風月叢刊之一  
北念草



作者  
編者  
出版者  
發行人  
發行所

王魯雨  
何劍熏  
風月社  
劉一村  
自力書店  
北碚南京路四號  
重慶保安路二一號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渝一版

一——三〇〇〇

100